

孔子集語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924B

# 序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也。孔子修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輯成書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卷。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罅漏。近人曹廷棟又爲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論。嘉慶辛未歲。觀督引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蒐羣籍。綜覈異同。增多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爲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檢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祕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屬其友人烏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檢羣書。是正譌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爲十四篇。勸學第一。孝

本第二。性第三。六藝第四。主德第五。臣術第六。交道第七。論人第八。論政第九。博物第十。事譜第十一。雜事第十二。遺讖第十三。寓言第十四。篇各爲卷。六藝事譜寓言。卷大分爲上下。以十四篇爲十七卷。勸學等篇。與正經相表裏。遺讖不醇。寓言蓋依託。乃彫版於金陵。公諸後世。嚴可均爲之序。

# 表

上言。臣所撰孔子集語十四篇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黃顛授道。丹書備北面之儀。河洛浮圖。元扈有東巡之典。蓋折衷俟諸至聖。而稽古所以同天。欽惟我皇上雅詠宗經。臨雍尊聖。如天蕩蕩。堯本難名。猶日孜孜。禹思聞善。芻蕘之所必採。謨訓況有明徵。昔在孔子。微言大義。史氏有將絕之虞。性道文章。及門有難聞之歎。故易翼麟書而外。緯候載其遺言。孝經論語之餘。子史傳其佚說。吾無隱爾。絕賢哲之贊詞。天何言哉。託素王之眇論。而籍亡七國。書散嬴秦。畏鑽仰之高堅。孰網羅其放失。臣拜恩繡斧。承乏奎婁。慕禮器而升堂。歷歲時以載筆。識大識小。一話一言。靡不綜其異同。徵其典據。撞鐘以莛。冀有餘音。集腋成裘。多存粹白。其六經所載。謹避雷同。三豕傳譌。悉加讎正。或有寓言依託。小說流傳。恐魚目之混珠。窺豹斑而撥霧。醇疵不雜。仿晏嬰內外之篇。事類相從。比說苑區分之目。視宋臣薛據之帙。采獲加多。勘曹氏廷棟之書。增刪期當。昔方言屬草。有子駿之旁求。封禪留書。因所忠而奏上。臣職容專達。病久罷閒。附闕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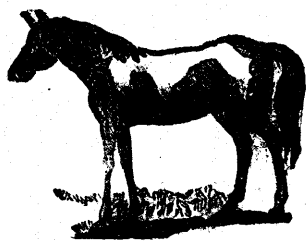
上公述聖門之祖德。恭呈乙覽。或爲座側之資。廣布儒林。聊比壁中之簡。臣無任屏營惶恐。瞻天望闕。踴躍歡忭。謹因衍聖公臣慶鎔。奉表恭進以聞。

星衍自嘉慶辛未歲九月歸田。臥疴多暇。輒理舊業。因屬族弟星海。姪壻龔慶。檢閱子史。採錄宣聖遺言。比之宋人薛據。近人曹廷棟所輯。計且三倍。乃取劉向編列說苑新序之例。各爲篇目。以類相從。又以莊列小說。近於依託之詞。別爲雜事遺讖寓言。附于末卷。質之吾友顧文學廣圻。嚴孝廉可均。頗有增改。閱六年而始成書。將寄曲阜孔上公慶鎔。俟時呈御。故擬表冠諸簡端。嘗見宋明人格言。世多輯錄刊刻者。先聖遺訓。豈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立身行政之要義。不敢雜以墨家釋氏之旨也。願與學者勉之。孫星衍謹記。

# 孔子集語集解目次

勸學	一	論人	一〇四
孝本	七	論政	一三五
五性	一六	博物	一六五
六藝	二五	事譜	一七〇
主德	六五	雜事	二〇八
臣術	九一	遺識	二二二
交道	一〇一	寓言	二三二

孔子集語集解 目次





# 孔子集語集解

## 勸學

〔尙書大傳略說〕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野哉。

野字說苑作鯉形相近疑當作鯉

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

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洿池。水潦瀾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說苑建本〕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

可無憂與。〔韓詩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其惟學乎。

〔說苑建本〕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一作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能。振於學問。不敢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

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本多作耳。今從楊本。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

〔荀子大略〕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皋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天瑞〕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

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大戴禮勸學〕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荀子宥坐〕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則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荀子宥坐〕孔子曰。如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朒贅。則具然欲爲人師。〔荀子宥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說苑雜言〕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憂。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荀子法行〕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御覽六百七引慎子〕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按薛據孔子集語。馬融釋史八十六。曹廷棟孔子逸語。皆引作申子。說。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夫子曰。車惟恐地之不堅也。舟惟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羣書治要尸子處道〕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則德正矣。〔意林一引尸子〕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莊子雜篇讓王〕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

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呂氏春秋季春紀尊師〕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淮南子要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說苑建本〕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建本〕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說苑貴德〕子路持劍。孔子

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中論治學〕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以爲人師矣。〔中論修本〕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中論修本〕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 孝本

〔尙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

通典五十九  
作孔子曰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

織。紵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尙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

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爲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

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韓詩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答。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說苑建本〕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御覽四百十三。引作不聞。警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御覽四百八十。引作驅之。前有賢者。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



少而學游諸侯。

文選長笛賦注引作吾少好學。周流諸侯，御覽四百八十七同。

以後

薛籍引作歿。

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

文選注：作不事庸君。下有而晚事無成一句。

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

文選注：作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

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

舊脫不可追者年也。夫而八字。據觀覽補。文選注：作

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後漢書桓榮傳所引略同。

吾請從此辭矣。

請從。文選注作於是。

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

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說苑敬慎〕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

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

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對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

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

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

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韓詩外傳十〕太王亶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賢昌而

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爾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

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大戴禮曾子立孝〕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大戴禮曾子大孝〕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

〔呂氏春秋孝行覽〕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

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大戴禮曾子大孝〕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荀子子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耶。色不順耶。辭不遜耶。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荀子楊倞注。引此作衣子敬子。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

〔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韓非子五蠹〕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新序雜事一〕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

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說苑建本〕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說苑建本〕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說苑權謀〕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辨物〕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

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說苑反質〕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鏹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

牢之饋。弟子曰。瓦甗。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

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搜神記〕曾子從仲

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嚙指。孔子聞之曰。曾參之孝。曾子外篇齊家。引作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御覽四百十二〕引師覺授孝子傳。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

常著班爛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爲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

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御覽四百八十二〕引師

覺授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躓之亂。衛人狐麇。三百五十二。引作子麇。

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旣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卽行。麇知之曰。夫君子

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曰夫君下十三字。從三百五十二補。於城西決戰。其日。麇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崔戰。而

死。〔亢倉子訓道〕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

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不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

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旣幸

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無閒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 五性

〔御覽四百十九引尙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萑然高。萑當爲正。字從口。御覽二十八。引作夫山者。鬼鬼然。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文選頭陀寺碑注。引作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風。御覽三十八。引作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



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說苑雜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篇。不云孔子曰。作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待。荀子作持。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二句。荀子作分別以喻之。譬稱

以明之。歡欣芬芳以送之。荀子作欣。驥芬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荀子作則說常無不受。雖不

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大戴禮保傳〕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

〔賈子新書保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大戴禮記勸學〕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痺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危通。似察。受惡不讓。似真。苞裹一作裹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厲。折必以東西。西一作也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荀子宥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何也。一作是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瀾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一本就上。有以字。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說苑雜言〕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緜弱而微。

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

〔後漢書李固傳固奏記〕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荀子仲尼〕孔

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一作謀必賢。

〔說苑雜言〕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荀子儒效〕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荀子

王霸〕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荀子子道〕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

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韓詩外傳三〕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潰。其始出也。不足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毛本作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說苑雜言〕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檐檐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不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

〔荀子子道〕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法行〕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列子仲尼〕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人間訓〕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本一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說苑雜言〕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爲也。〔論衡定賢〕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

〔御覽八百三十引尸子〕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弗爲也。一作吾爲之也。

〔法言五百宋咸注〕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  
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  
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杖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

〔賈子容經〕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  
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  
故身之倨佞。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淮南子繆稱訓〕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焉。〔薛

據孔子集語引新序〕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宦  
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按今新序。缺此文。鄧析子云。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

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與此小異。

〔說苑君道〕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

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  
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

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說苑敬慎〕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說苑雜言〕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說苑雜言〕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說苑雜言〕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按薛據集語引此云。見韓詩外傳。終身爲之。作終日爲之。今外傳無此條。〕

〔說苑辨物〕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

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



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潛夫論

浮侈〕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

疑作多貨則傷于德。多幣則沒禮。

〔中論貴驗〕孔子曰。欲人之

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莫不見也。有耳莫不聞也。其可誣哉。〔中論貴言〕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中論覈辯〕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

## 六藝

〔周易乾坤鑿度〕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頤師於姬昌。法且作九問。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易書中爲通聖之問。明者以爲聖賢矣。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幾之文。智者見爲智。幾之問。聖者見爲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周易乾鑿度〕孔子

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倏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歷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无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破。大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

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質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

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周易乾鑿度〕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統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

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旣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京氏易傳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序。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極蓍龜之源。重三成六。能事畢矣。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于位。進退明乎機要。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所占。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恆爲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宏開基業。始卽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於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無咎。〔周易乾鑿度〕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於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

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于西山。〔周易乾鑿度〕孔子曰。陽消陰言夫。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夫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夫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是以夫之九五言決。小人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爲元。士二

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丘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於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



和。故曰大人。〔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撥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

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絳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以爲絳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於赤絳也。至於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絳方來。不易之法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絳服。皆同色。困九二。困於酒食。朱絳方來。九五劓刖。困於赤菑。夫困於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於酒食者。困於祿也。朱菑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菑。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劓刖。困於赤菑。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說。丘記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

而成卦。卦者挂也。挂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闔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

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丑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卦以應律歷之數。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一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錄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十二軌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周易坤靈圖）丘序曰。天經曰。乾元亨利貞。爻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故堯天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故乾居西北。乾用事。萬物蟄伏。致乎萬物蟄伏。故能致乎萬人之化。經曰。用九。經曰。震下乾上无妄。

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丘括義因象助類辭曰。天無雲而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經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預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上下皆通。各載其性。故曰利貞。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日月如合璧。天精起。斗口有位。鷄鳴斗運。行復始。莫敢當之。黃星筭于北斗。必以戊己日。其先無芒。行文元武動事。莫之敢拒。

〔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引中備〕

按即辨終備

魯人商瞿便向齊國。瞿

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六五景子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京氏易傳下〕孔子

易云。

困學紀聞引。易字在云下。

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

魂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地官。丙丁壬癸天官。亥子地官。戊己甲乙天官。寅卯地官。壬癸戊己天官。辰戌地官。靜爲悔。發爲貞。貞爲

本。悔爲末。初爻上。二爻中。三爻下。三月之數以成。一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爲上旬。二爻十日爲中旬。三爻十日爲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月。積月成年。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氣候二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於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繫乎吉凶。悔吝生乎動。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二氣相衝。吉凶明矣。積算隨卦起宮。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相盪。二氣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內。無不通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午。巽起辰。坎起子。離起丑。艮起寅。兌起□□於六十四卦。遇王則吉。廢則凶。衝則破。刑則敗。死則危。生則榮。攷其義理。其可通乎。分三十爲中。六十爲上。三十爲下。總一百二十。通陰陽之數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故淡泊不失其所。確然示人。陰陽運行。一寒一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

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於有無。且易者。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災於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也。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災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於乾坤。通乎萬物。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於其道。其理得矣。卜筮非襲於吉。唯變所適。窮理盡性於茲矣。〔困學紀聞引京氏易積算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於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韓詩外傳八〕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大戴禮易本命〕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夫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淮南子。此下有日主人三字。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



鹿故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蚘。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載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形。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生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

出大典  
本作至

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

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夭而不壽。詖夔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盧辯大戴禮易本命注〕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後漢書郎顛傳〕孔子曰。蠱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說苑反質〕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御覽六百九。引作喟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

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說苑敬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

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二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論衡卜筮〕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莖。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抱朴子內篇祛惑〕有古强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篇三絕。鐵搗三折。今乃大悟。〔尙書序疏引尙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尙書大傳鄭注〕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

不能心明其事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

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

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尚書大傳〕子張曰。堯舜

之主。二人刑而天下治。御覽八十。引作一人不刑而四海至。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

未可謂能為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俞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數然耳。犯數罪猶〔尚書大傳

略說〕子夏讀書畢。見于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

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

于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

王之風。則可以登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

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為也。子曰。

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

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

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

矣。

〔韓詩外傳〕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說苑敬慎〕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

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補贊〕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意林四王逸正部〕仲尼敍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隸釋四周憬銘〕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

〔御覽八百四引詩含神霧〕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君德下十三字。從六百九引補〕刻之玉版。藏之金府。〔毛詩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韓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

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鹽鐵論相刺〕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

〔論衝對作〕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說苑貴德〕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躄。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

以勸勉。長短經懼誠篇同。

〔毛詩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淮南子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說苑修文〕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騫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後漢張奮傳〕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丘已矣夫。注云。禮稽命。微之辭也。

〔大戴禮



記哀公問。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一作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

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故是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

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一本無子字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大戴禮禮察〕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

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一本無此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一本作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罪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漢書作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禮曾子天圓〕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白虎通社稷〕曾子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按孔子逸語引下。有也子曰三字。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白虎通嫁娶〕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

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白虎通喪服〕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白虎通喪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不知也。〔漢書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瓊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淮南子繆

稱訓。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說苑修文〕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說苑修文〕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論衡儒增〕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論衡實知〕魯以偶人

葬。而孔子歎。

抱朴子嘉遜云。尼父聞偶葬而永歎。

〔水經注六引喪服要記〕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

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實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

於枕席。何用桂樹爲。

案喪服要記。語不盡純。是王肅依託。姑附載之。

〔藝文類聚八十五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

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御覽七百四。引此。下有讓國二字。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一

御覽五百四十八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

〔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荊於山之下。

疑有脫文。卽左伯桃事。

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爲。

〔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祖載

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桃湯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浴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

〔路史後紀十二注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表門乎。

公曰。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

〔抱朴子外

篇譏惑〕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

〔五行大義四〕孔子曰。夏正得天。〔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作師堂子。

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

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初學記引。有曰。丘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間。曰。丘

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初學記引。曰。字在遠望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

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

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

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

也。

〔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韓詩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琴。曾子子貢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

有貪狼之心。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

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

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



丘以瑟浮其音。

毛本：浮作淫。

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御覽八十一引樂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白虎通三教引樂稽燿嘉〕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敝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五行大義一引樂緯〕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御覽十六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魯語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喜說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

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呂氏春秋

慎行論察傳〕魯哀公問孔於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

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

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

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說苑修文〕子路鼓瑟。

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

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

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利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

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

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

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

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

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揆命篇〕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御覽十六引洪範五行傳〕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御覽九百二十三引禮稽命徵〕孔子謂子夏曰。鸚鵡至。非中國之禽也。〔文選答賓戲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儀禮士冠禮疏引春秋演孔圖〕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圖〕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誠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五變入白。米出甲。謂禮之爲糲米也。春之則粃米也。晷之則鑿米也。雷之則穀米也。又導擇之。暘嗟之。則爲晶米。〔引春秋命歷序〕孔子始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公羊僖四年解詁〕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成八年解詁〕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疏云。春秋說文。〔公羊昭十二

年疏引春秋說〕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

能改一字。〔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索隱云。見春秋緯。

〔公羊隱公第一疏引閔因敘〕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春秋繁露俞予〕仲尼之作春秋也。

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官本無物字。萬物官本無物字。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

理往事。正是非也。官本作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

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官本下有明字。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

其切而為國家賢一作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

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

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官本作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官本作揜。揜一作揜。殺於位。一朝

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

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

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下。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官本敵國不可狎。擾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戾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官本下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公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辭本作亂。官本作此。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國。是以始於粗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穀梁桓二年傳〕孔子曰。名從

主人物從中國。〔穀梁桓十四年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穀梁僖十六年傳〕子曰。石無知之物。鶻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鶻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穀梁哀十二年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藝文類聚八十引莊子〕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御覽一百八十六。引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注。觚。籥額也。按當在逸篇。〔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

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靄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乎。此申韓深刻之學。依託之詞。姑附此。〔鹽鐵論散

不足〕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論衡効力〕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論衡超奇〕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

〔論衡超奇〕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說苑君道〕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

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其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得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

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

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說苑至公〕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

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

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

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

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周禮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

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云。孝經  
按神契文。〔春秋左傳序疏引孝經鈎命決〕春秋二尺

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疏云。鄭注論語  
序。以鈎命決云。〔公羊序疏引鈎命決〕孔子在庶。德無

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禮記中庸注引。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御覽六百十引鈎命決〕孝

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為天地喉

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乎。文駁不同乎。乎。一  
作何。子曰。吾

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孔

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引見哀十四年疏。〔公羊十四年疏引孝經說〕丘以匹夫徒步以制

正法。〔論衡雷虛〕論語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

服冠而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

己不違也。〔說文〕逸論語曰。玉粲之璫兮。其璫猛也。〔說文〕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為戲。五穀為區。雕。治璞也。戲。首角。璫。

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璠。三采玉也。玲。瓊瑋瑣瑣。

玉聲也。璫。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御覽八百四十四。引逸論語同。〔初學記〕二十七〕逸論語

曰。璠璫。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璫。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

一則孚勝。〔文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論語纖〕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論語纖〕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說文〕孔子曰。一貫三

為王。〔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說文〕孔子曰。鳥眴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



鳥呼。〔說文〕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說文〕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說文〕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說文〕孔子曰。在人下。玉篇及徐鍇通論。作人在下。疑此倒。故詰屈。

〔說文〕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說文〕孔子曰。

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長短。經正論。引。作以道義。〔白虎通五經〕孔子居周之末

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謀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

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論衡佚文〕孝武

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

二十一篇。漢書本傳。人事說。

## 主德

〔尙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雒。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

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尙書大傳略說〕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史記補三皇本紀引韓詩〕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

〔白虎通封禪〕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津逮本作制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說苑君道〕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

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大戴禮主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

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一作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

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麈。樂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作入山澤以

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

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

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

一作上好諱則下隱惡。

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

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

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

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

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

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

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

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

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

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

三甸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

疑作與。

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

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

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視。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

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大戴後元初本。下同此。〔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

諸榮伊令。史記索隱作音。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史記索隱作何。人邪。抑非人邪。二邪字。史記索隱作也。何以至於三

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一本作也。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先生難

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闔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

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

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御覽引。下有羆字。豹。虎。以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

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辰御覽引作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

勞。史記正義引作勞。御覽作旁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

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一

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

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史記索隱引作財。以任地。履時

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

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史記索隱引作砥勵。宰我

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

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

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

德嶷嶷。史記索隱引。郁作神。嶷作侯。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

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

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

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

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居本作漁。事親。寬裕濫良。教敦一作敦。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

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

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放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烏夷羽民。舜之少也。惡賴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疊疊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以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大戴禮虞戴德〕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一作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



上。明於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倒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悞。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琫。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舉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數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

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愔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之耐。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大戴禮誥志〕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大訓作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丘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

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

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大訓重世久二字唯聖人是故

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

災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

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

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作百草奮興。瑞雉先澤。物乃

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萬。一作分。大訓無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

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大訓無歲字天曰作明。曰與維。天是載。地曰

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一作享民之悲色。不

遠厥德。此謂表裏。太訓作表裏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

時。大訓作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大訓作伐于四山。卒葬曰帝。

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

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怨

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大訓。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一本無隕字。勃大訓。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一本無谷字。川浴大訓。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鷲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蟲虻不食天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他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大訓無毒字。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敦仁賓也。〔大戴禮用兵〕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大訓。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昏欲。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周禮疏引。作何兵之能造。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

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於孫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大訓作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

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大訓作麤。暴於天下。暴

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

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

鄒。大無紀。漢書作孟。陳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

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殤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

餓。此太上之不論不儀也。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

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大戴禮少間〕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

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

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

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

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

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民大訓。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

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舜有大訓。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一本有室字。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大訓。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大訓。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紂不率先

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一作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孔校。用行三。明親尙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僣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一作問觀。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一本。下有臣。恐其足四字。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一本。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斲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萑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涸糴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一作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云。孝經說文。〔初學記九引七經義綱〕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又見御覽七十六。

〔史記商君傳〕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後漢書翟黼傳

黼上疏〕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後漢書李雲傳

雲上書〕孔子曰。帝者諦也。注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元註玄。審諦於物也。〔後漢書五行

志注引魏志高堂隆對〕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禮相感。以戒人君。〔荀子王制〕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

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哀公〕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新序雜事四〕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

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棖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其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如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羣書治要〕尸子治天下。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父，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

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羣書治要尸子處道〕孔子曰。君者孟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御覽七十九引尸子〕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御覽三百六十五引。作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御覽四百九十引尸子〕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說苑敬慎〕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御覽六百二十引尸子〕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按諸子彙函。以爲尸子君治篇文。〕〔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

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韓非子

外儲說左上〕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堯欲傳天下於舜。繇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繇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韓非子難一〕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畊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

竄。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韓非子難一〕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旣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魚。豈不獲得。而明年無漁。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

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韓非子難〕二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說苑政理〕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陸賈新語無爲〕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淮南子齊俗訓〕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新序雜事四〕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新序雜事五〕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



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

命也。按家語與此同。淮南子人間訓論術四講御覽百八十引風俗通亦有此說。東皆作西。

〔文選孫子荆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新序〕孔子

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今新序無此文。

〔說苑君道〕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

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爲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說苑政理〕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如焉。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說苑政理〕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

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無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說苑尊賢〕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尊賢〕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鱣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鱣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正諫〕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嚙嚙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

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說苑權謀〕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潛夫論慎微〕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而亡。故□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誤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未足以王。□□□□□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風俗通五〕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脩無極。

## ■ 臣術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

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

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邪。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不入於耳。鹽鐵論作不入於門。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

亦有四友以禦侮。〔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

與之乎。皇侃論語疏七引。平上有不字。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

君有取之謂取。無曰假。按又見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

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

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

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韓詩外傳七〕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

子產。子曰。產薦也。似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

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

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劉子薦賢〕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辟燥濕。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晏子

春秋問下。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晏子春秋雜上〕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長短經懼誠引尸子〕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許芝奏引春秋大傳〕周公何以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

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僞。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韓非子難一〕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說苑復恩〕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扞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呂氏春秋不苟論〕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繫繫解。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呂氏春秋士容論務大〕孔子曰。鶩爵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鶩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鶩爵之智者。寡矣。〔鹽鐵論通有〕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抹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鹽鐵論褒賢〕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牢於國者。亡。〔說苑臣術〕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

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訾不譽也。〔說苑復恩〕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蹶。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蹶以走。蹶非性之愛蛭蛭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蹶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說苑尊賢〕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說苑尊賢〕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

哉。〔說苑正諫〕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白虎通諫諍〕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散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

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陔。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說苑雜言〕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抱朴子外篇逸民〕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長短經臣術〕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爲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此見家語。姑附載之。

交道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

此二字舊脫。據文

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

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

舊本無對字。據文選注增。

鄉者刈著薪。文選注。下有而

字。

亡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

文選。御覽。俱作孔子曰。

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

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蓋字。文選御覽。俱作吾所以悲者。六字。御覽六百八十八引。亦同。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

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

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

言。一本作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韓詩外傳十〕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

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

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

此而已。〔荀子王霸〕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荀子堯問〕子

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韓詩外傳七〕孔子問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羣書治要尸子明堂〕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羣書治要尸子處道〕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知四方。反之於己者也。按薛據集語作孔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說苑敬慎〕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說苑雜言〕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說苑雜言〕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說苑雜言〕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說苑雜言〕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說苑雜言〕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說苑雜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非其人。如聚沙。

而雨之。非其聚斲而鼓之。〔說苑雜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薛據集語作閉也。〔說苑雜言〕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一作蝮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說苑雜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中論貴驗〕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論人

〔釋史九十五引尙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主以雜也。

〔說苑雜言〕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毛詩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韓詩外傳亦有此文今外傳無〔韓詩外傳一〕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說苑立節〕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爲軾。

也。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當作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闐然投鎌於地曰。吾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衍一有字。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

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韓詩外傳三〕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

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干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干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

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四〕孔子見客。薛據集語。引作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

淵曰。薛曰上有問字。客仁也。薛下有平字。孔子曰。恨兮其心。頹兮其口。仁則薛作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

薛無。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

水。不能掩其瑩。薛作其氣。夫形體也。色心也。薛作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薛作苟有溫

則眉睫著。薛作見。之矣。瑕疵在中。薛中上有其字。則眉睫不能匿之。薛作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薛下有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九字。

〔御覽五百十引高士傳〕客有候孔子者。顏淵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宵兮法兮。吾

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

曜。苟縕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韓詩外傳七〕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張一作盪。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螳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或作擊。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

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筍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疑爲之宰焉。〔說苑指武〕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茝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縉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藺屨。杖而歎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力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

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

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買當為惠。形近而謬。荀子作實。

忠信而心不德。買與置形亦相近。故元本又譌作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一本作知。一本作自彊不息。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遠。而

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如何。可

一本無可字。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

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一本財上有宛字。注荀子作

富有天下而無宛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如何。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

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

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

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

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

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

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啖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



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

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共一作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禮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矯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

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子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睹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

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曰。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闡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敦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諒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

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然。裴駢引亦作子然。

之行也。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孔子曰。自娛於隳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遽伯玉之行也。

〔穀梁成五年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

晉語五云。遇大輦。當道而覆。

伯宗使

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墜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魯語下〕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忤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習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而怠。王后親織元紬。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晏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魯語下〕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晏子春秋諫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衣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

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晏子春秋諫下〕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



王節之也。卽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民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齧。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以僂齧。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曄曄。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晏子春秋雜上〕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曰。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罍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

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飲。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新序雜事一〕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乎。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羸斬衰。苴絰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荀子子道〕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

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家語作錯無取口哼。健。貪也。詘。亂也。口哼。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介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說苑尊賢〕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無取拊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言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

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列子天瑞〕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御覽三百八十二引新序〕孔子見宋榮啓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啓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天傷。吾年九十歲。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按今本佚此文。〔說苑雜言〕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旣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

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符〕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一本此下有來字謁之。襄子

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呂氏春秋慎大覽〕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淮南子道應訓〕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莊子列禦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

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御覽九百十五引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凰。其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凰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按今文。無此文。當是佚篇。〔韓非子說林下〕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宋本。孔子曰。提行。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秦侈偪上。一曰。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

也。其侈偪上。〔韓非子顯學〕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薛據集語引說苑〕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

按今本無此文。韓非子。澹臺子羽六句。在孔子曰以容取人之上。不以爲孔子語也。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王孫子〕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之山二字。從御覽八百三十二引補。撫轡而歎。董安

于曰。今游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故也。故字。從八百三十二引補。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廩養。食穀

之馬以千數。合宮養多力之士。本作奉多力之書。從八百三十二引改。四百二亦引作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憂鄰國。吾字。

從四百二引補。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荆有次

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返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

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

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



俠繞其船。飲非謂柅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刳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攀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一作注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鞵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鞵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鞵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新序刺奢〕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鞵者也。吾將徙之。

其父曰。吾恃爲鞫。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鞫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臯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候漂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

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鹽鐵論大論〕孔子曰。進

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一本無才女二字

〔新序雜事四〕鄭人游于鄉校。以議政之

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

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

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之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

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新序刺

奢〕魯孟獻子聘于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

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

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

今本作以養。從宋本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改。

賢爲富。

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立節〕曾子衣

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

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

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說苑復恩〕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七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說苑善說〕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說苑權謀〕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

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權謀〕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雜言〕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說苑雜言〕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說苑雜言〕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潛夫論志氏姓〕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維水鬪。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修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遂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

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釋史九十五引留青日札〕

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迹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烏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迹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皇侃論語義疏引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壠上。聞鳥

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主人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噴噴啞啞。治長含笑。吏啓主。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敬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噴噴啞啞。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不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

論政

〔尙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壘。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本無以字。據御覽六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

百五十引補。寧失過以有赦。〔尙書大傳〕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

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尙書大傳〕子曰。聽訟

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尙書大傳〕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

同梳櫛。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死。

罰二千錕。末句。據史記平準書案隱引補。〔尙書大傳〕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

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聽民。漢書刑法志作聽獄。〔尙書大傳〕孔子曰。

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

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後漢五行志注

引尚書大傳鄭注〕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韓詩外傳二〕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建本〕豐牆墜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撼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



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焉。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此二字本脫。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

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據說苑脫一句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

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狻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一作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寡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一作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

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元本作紕。玉篇引作紕。說文。統。冕冠塞耳者。則統卽統之誤。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禮千乘〕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孳達。達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一本無如字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

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大訓此下  
有受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天之災祥。地

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

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尙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大訓此下  
有官字之不愆。凡民戴名以

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

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

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

之一本無  
之字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

疾孤寡。以時通於四壇。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

以及山川之神明。加於民者。發圖一作  
國功謀。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

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

有事。享於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

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大訓  
所作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

旅。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於皇

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

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閒。作起不敬。以欺惑。懂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

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

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國大訓夫是

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於皇祖。

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

御覽灌。御覽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

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

齟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宮室二字大訓作官服事信上。上下交信。

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大訓作官老疾用財。壯狡

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此以氣食

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喝。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

道無殲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大訓作時天之飢

饑。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大訓上安民作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爲輿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畜於倉。於時有事。蒸於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况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大戴禮四代〕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



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二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恆榦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

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羣然戚大訓然。頤然。蹀然。蹀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修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車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踰越。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愒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陽陰。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

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於政。大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微勿與事。臣聞之。弗慶。大訓非事君也。君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大訓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大戴禮小辯〕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辯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

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爲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辯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稔之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此下大訓有行字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旣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

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戴校。曰。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度曰知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一本達字  
不重。一本作大禮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柔故能化。

〔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繁露王道〕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孰。乃請糴。失君之職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白虎通三教引樂稽耀嘉〕顏回尙當作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漢書刑法志〕孔子

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案今之聽獄四句。即前尚書大傳文。〔晏子春秋問上〕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荀子宥坐〕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嬖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

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昭，或作墮。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焉，仞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知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

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本或作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矐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曰。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



理〕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薛據集語。引作不孝者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長短經政體〕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知。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慎子〕孔子云。虞氏有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羣書治要尸子發蒙〕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藝文類聚八十。引作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別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說。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說苑至公〕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韓非子外儲說

石上〕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澆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澆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澆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澆之。爲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竟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滄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水經濟水注。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溝宰。以私粟饋衆。孔使子貢毀其器焉。

〔說苑臣術〕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韓非子難二〕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埒除。社

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尙書大傳略說〕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說苑政理〕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

之。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子路撻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撻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說苑政理〕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

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呂氏春秋審行覽具備〕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

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新序新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淮南子道應訓〕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一本無焉字。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薛據集語。引此而節其文云。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水經泗水注〕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憂邊〕孔子曰。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新序雜事五〕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云。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說苑政理〕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

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政理〕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

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苑政理〕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說苑政理〕子貢爲信

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惕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政理〕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

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其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續博物志十〕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政事惡譁而善肅。

古微書引詩含神霧。

孔子歌云。遠山十里。螻蛄之聲。尙猶在耳。政尙靜而惡譁也。

〔說苑尊賢〕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父仲。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說苑指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

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

按薛康集語引此。以爲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

此文。〔說苑雜言〕孔子曰。鞭朴之子。父不從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

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中論慎所從〕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金樓子立言下〕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亢倉子農道〕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 博物

〔魯語下〕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蜩螗。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說苑辨物〕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

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搜神記十二〕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邪？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初學記七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聞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乃土爾。哀公使人殺羊，其肝卽土也。

今外傳無。

〔文選齊故安陸王碑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

怪之。

今外傳無。

〔御覽九百二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

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

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

今外傳無。

〔魯語下〕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

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旣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

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

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說苑辨物〕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鼈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

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弩。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初學記十六引晏子春秋〕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鐘大不以禮。是以曰將毀。

作故曰將毀。下皆作故曰。

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御覽無。不得。

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

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按今本。晏子無。

〔說苑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

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



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薛據集語引作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卽得其應矣。〔論衡明雩〕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論衡卜筮〕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論衡實知〕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鶡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鶡兮鶡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廣韻十三末鵠字注引韓詩〕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鵠鵠也。〔北戶錄上引白澤圖〕鬼車。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虞世南撰夫子廟堂碑〕辨飛龜於石函。事詳雜事篇。抱朴子辨問。

事譜

〔詩商頌序疏引世本〕宋潛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爲華氏所逼。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傳桓元年疏。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文。

〔潛夫論志氏姓〕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逼。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鄴大

夫故曰鄴叔。紇生孔子。

〔續博物志〕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按公羊、穀梁皆謂生於襄二十一年。此本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孔子

子遭齊程本子於鄆之閒。初學記十七引。作孔子過齊。遇程本子於鄆之閒。御覽八百十八引。作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鄆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初學記引作甚

說。顧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從初學記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取。謂字。取字。

本脫。從趙本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

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揚

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

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孔子之鄆。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

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

中而見。御覽四百二。引作士不中閒。而見。注云。中間。謂紹介也。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

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鄆。遭孔子於塗。

傾蓋相顧。相語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高士傳〕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

水經渭水注引同。按莊子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史記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年三十之前。索隱引莊子。下復言十七。

諸說不同。宜從史記。

〔莊子外篇天道〕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說苑敬慎〕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同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

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說苑雜言〕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荀子宥坐〕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欂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欵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欵。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欵。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作乎得見此

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

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一本作損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

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一本作儉。武力毅

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一本作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

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說苑敬慎〕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欵器焉。

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

則欷。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立。虛則欷。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季孫氏刳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御覽九百三十。引重孔子字。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焉。

〔論衡龍虛〕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說苑修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絜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

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一本作譏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傅一本作傅而貴之。今吾望傅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說苑權謀〕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



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綏一作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曰。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行。容一作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絃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瞻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墨子非儒下〕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史記。孔叢。作崇。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衮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孔叢子詰學。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淮南子汜論訓下〕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說苑立節〕孔子見齊景公。景

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御覽二百八引符子〕魯侯欲以孔丘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與聖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

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於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荀子儒效〕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甞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甞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淮南子泰俗訓〕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魚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公羊定十年解詁〕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

疏云。晏子春秋文。按今本晏子無。

〔穀梁定十年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入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儻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瞿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二年解詁〕邠。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疏云。春秋說。〔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邠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尙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鹽鐵論備胡〕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

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謀。鄰境之患。疆臣變節而忠順。故季伯柏。伯。古字通。墮其都

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說苑至公〕孔子爲魯司寇。聽獄

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辨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荀子宥坐〕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聖人〕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淮南子汜論訓下〕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說苑指武〕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陟。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論衡講瑞〕子貢事孔



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語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劉子心隱〕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程本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程本無還字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程本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

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後漢馮衍傳注引作魯公以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

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

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陸賈新語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琴操〕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於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韓詩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

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韓詩外傳六〕孔子子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當作由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外篇秋水〕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說苑雜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

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琴操〕孔子戾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子曰。使吾有此戾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子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典略〕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御覽七百。作幕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御覽作璆然。〔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

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鱣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鹽鐵論論儒〕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藝文類聚二十引典略〕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

御覽五百二十三引典略作於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

御覽作去適鄭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衛。

鄭作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

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旣斂而椀，布器而

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蹤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壽命〕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以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論衡骨相〕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三國魏劉虞傳注引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鐸。魯有孔子。吾殺二人者。天下可以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流。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

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罽羅。故劊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按今本新序無。

〔說苑權謀〕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任之以政。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劊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琴操〕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

不翔。鳥獸尙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水經河水注五〕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嘆。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又見續博物志八。釋史。孔子類記一。引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莊子雜篇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墨子耕柱〕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莊子內篇人間世〕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



纓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蕭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若莫爲致命。此其難者。〔荀子宥坐〕孔子南適楚。扈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糗。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爲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

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

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木作意者當遺行乎。據文選對楚王問辨命論兩注引。改。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

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

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縣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

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

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

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

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

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

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

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脫文。以爲令尹。讓於孫叔

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

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說苑雜言〕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

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夷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尾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說苑雜言〕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

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扈。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

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

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處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風俗通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戾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姦氏



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而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鸛鵠。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墨子非儒〕孔丘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糲。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櫛字之誤。孔叢作剝。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生。

今與女爲苟義。

〔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煖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論衡知寶〕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

〔說苑貴德〕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君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艷。武王

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莊子內篇人閒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琴操〕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薺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薺蘭云。〔越絕書七〕昔者陳成恆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

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恆欲弑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嘗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邪。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外傳本事〕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淮南子人閒訓〕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

知予一作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耆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史記衛世家〕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御覽八百六十五引風俗通〕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二〕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初學記二十九引孝經右契〕御覽八百八十九引作左契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烟氣起，顏

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爲赤松子時橋。事類賦二十注引孝經接神契作字時橋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禽如麋，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

而往。事類賦注：作孔子發薪下。麟視之，無孔子而往四字。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搜神記八〕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閒。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拾遺記二〕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

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絨。尙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藝文類聚十引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

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

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當作角夫子奉麟之口。

須臾。取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

還。謂子夏曰。新王將起。其如得麟者。〔御覽二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

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

冬不燭。飲食不造。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病。子

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論衡別通〕孔子

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劉子崇學〕宣尼臨沒。手不釋

卷。〔水經注二十五引春秋說題辭〕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御覽八百四引同。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孔

子卒。以所受魯君之殯玉。葬魯城北。今檀弓無此文。〔論衡紀妖〕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御覽五百六十引

皇覽冢墓記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冢民傳

曰防墳於防地微高孔子冢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營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

東西十步釋史引作十三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釋史作冢前以鉅甕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釋史作與地平本無祠堂

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傳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

其國樹來種之釋史此下有其樹作粉維離女貞五味鬻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孔子冢東邊與

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引皇覽云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金樓子志怪〕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

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

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廟屋三間夫人在西間東向

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閒東向夫人當作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

物也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識〕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游大冢。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五十五。與此同。三百六十一。作大澤。之陂。

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後漢

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論衡實知〕孔子

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御覽十六引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御覽三

百七十一引演孔圖〕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

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御覽三百六十七引

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鈎命決〕仲尼舌理

七重。陳重授度。〔御覽二百六十八引鈎命決〕仲尼斗脣吐教。陳機授度。〔御覽

三百六十八引鈎命決〕夫子駢齒。注象鈎星也。〔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鈎命決〕夫

子輔喉。〔御覽三百七十引鈎命決〕仲尼虎掌是謂威射。〔御覽三百七十一引

鈎命決〕仲尼龜脊。〔御覽三百七十謂引論語摘輔象〕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荀子非相〕仲尼長。〔荀子非相〕仲尼之狀。面如蒙俱。〔白虎通姓名〕孔子首類

魯國尼丘山故名爲丘。〔論衡骨相〕孔子反羽。又講瑞篇。孔子反字。又劉子命相篇。孔子返字。〔御覽六百九十

八引論語隱義注〕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乙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

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坊項反首張面。〔

路史後紀十〕生而顴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表。隄眉谷竅。參臂駢脅。要大十

圍。長九尺有六寸。時謂長人。〔戰國策七〕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訓〕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論衡實知〕夫

項託年七歲。教孔子。〔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爲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白虎通辟雍〕孔子師老聃。又見潛夫論讀學。

〔說苑尊賢〕鮑龍跪石而登。孔子爲之下車。

〔劉子知人〕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僂。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

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聖賢羣輔錄廣博物志二十引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韓詩外傳九〕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嗑。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賈子容經〕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何以遺亡也。〔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薛據集語。引作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更復

孟諸。足蹠狄。免。不以力聞。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主術訓下〕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

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一作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一作攝。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孔子貴仁。〔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

〔劉子惜時〕仲尼栖栖。突不暇黔。

〔論衡須頌〕孔子顯三累之行。〔論衡幸遇〕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衡論言毒〕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御覽六十三引論語比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說苑說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後漢鍾離意傳〕孔子忍渴於

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論衡語增〕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列子說符〕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迺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北堂書鈔百二十七引韓詩外傳〕孔子使子貢。為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陳禹謨本。作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按今本外傳。無此文。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

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御覽七百二十八。引衝波傳略同。按薛據集語。引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蓋誤。

〔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莊子雜篇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史記褚少孫補龜筴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枯日爲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鵠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闔。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尙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五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含。大者可以爲宮室。

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滫。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疑當作持鎌。古文苑作折鎌。則艾。

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說苑修文〕孔子見子桑

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

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

文。〔說苑反質〕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此執道委質。以當世之

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

不可委矣。〔中論審大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韓詩外

傳一〕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辯通〕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



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北堂書鈔〕一百六引琴操。孔子游於臈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鶉。乃承而歌之。陳禹謨本。作孔子遊於山隅。見梓樹上有孤鶉。乃承而歌之。〔藝文類聚〕三十四引

琴操〕孔子游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釋史孔子

類記四引吳越春秋〕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

子胥諫乃止。今本無。〔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

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

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

三百人爲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

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

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

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

被賜。一作唐。又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

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

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

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釋史孔子類記一引衝波傳〕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

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

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扈。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

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

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搜神記十九〕孔子扈於陳。弦歌於館中。夜

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

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閒。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

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法苑珠林變化篇。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八。引作

孔子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扈絕糧

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馮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

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珠林及廣記引物老上有故字。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

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

病者興。明日遂行。〔金樓子雜記上〕孔子出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御覽八百九十二引作乃棄石盤而行。〔釋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

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祕於靈山。禹成功後。藏于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齋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所未聞。今本所無。恐馬氏誤引。

〔抱朴子內篇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

曰。吳王閑居。有赤雀啣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釋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雲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御覽四十六引吳地記〕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書也。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關。從講室埽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謂曰。方今旰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御

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遺識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推卽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

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淫。庸世貌。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埽。知命守錄。其可防。鈎鈐解。命圖興。孔子曰。丘文以侯。授明之出。莫能雍。〔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姤一世消。无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當有誤。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周易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爲饑。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臥算爲年。立算爲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文選。李康運命論注。引作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御覽八百七十三。引作河水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

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无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虵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虵皆然也。〔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曰角。臨表龍顏。泰表載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展。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虎。剝表重童。明歷元。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畢動。動日者提。不者殆。



易物之慎。命不在忤者。霸橫者。距命歷掘。執并投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絀者。威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毀。其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衙。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周易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金木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釗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妾。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樞。害時失命。缺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握藉成年。剝衰期凶。勅候。修身練。缺郵專兌。兌德始剋。免延期。

自然之讖。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易緯通卦驗〕孔子曰。太皇之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古微書引作蒼渠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皇。沒慮戲生。本尙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慎明之。害類遠振。擇度出表。挺後名知。命陳效睹。三萬一千一終。一名慮。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序。〔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爲赤軀。非命王。故帝表有七五命。七以永慶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慮。義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一也。興亡殊方。各有其祥。封于泰山。禪于梁陰。易姓之起。刻石明號。丘表大命。謀天皇。巽奎坤艮。出亡興之街。仲者。帝命所保。行文出加政。撥臣陽侯七。陰侯八。皆行子午視。卯酉相違。遠期衝。六千三百變。非摘亡據興。盡在文昌所會。增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妖嬖之將。審其繫象。通神明。明者類視。七若九。八卦以推。七九之微。錄圖準命。略爲世。題萌表試。故

十二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烝。其相應之驗。猶響之應。人動作言語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緯辨終備〕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易緯是類謀〕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運之以斗。稅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錄圖。雒授變書。〔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尙書〕

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又齊安陸王碑文注。引作錄圖。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尙書考靈〕

耀。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文禮義。〔文選〕

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

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

光。〔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

東出。秦政起。胡破術。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

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疏云。演孔圖文。

〔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引春秋演孔圖〕孔子

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引作爵。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

法。爲赤制。

藝文類聚九十。引此下。有雀集二字。

〔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演孔圖〕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德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卽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御覽六百六引演引圖〕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御覽八十四引春秋感精符〕孔子按錄書舍。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蒼帝精。〔北堂書鈔八十五拜揖引孝經右契〕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面。孔子衣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孝經援神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擗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搜神記八〕孔子修春秋。

制孝經。旣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

舊作白虹從

初學記二。御覽十四。又八百五。事類賦九。引。改。

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

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宋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旣成。使七十

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孝經授神契〕丘立制命。帝卯行。〔御覽六百十引孝經

中契〕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紫官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丘知元。今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鳥。翔靡青雲。〔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又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論語

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御覽二百七引論語摘輔像〕

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御覽五引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筮。一作符龍銜玉苞。金泥玉

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文選宣德皇后命注。引作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撰考讖〕堯舜昇登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于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星。上昴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喟然嘆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後漢郎顛傳

覬對尚書曰〕孔子曰。漢二百載。計歷改憲。劉放曰。計當作斗。〔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

定天下者。魏公子桓。

許芝奏。引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

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筓。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御覽八百七引。及搜神記三。作意即召問伯。璧有七。何藏一邪。伯叩頭出之。上文皆同。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鍾離意別傳〕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意。〔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漢晉春秋〕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嘆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魯咸以爲神。〔水經注二十五泗水〕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 寓言

〔御覽八百十八引韓詩外傳〕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闔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藍芻也。今外傳本無。

〔御覽八百九十七引論衡〕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闔門謂曰爾何見一匹練前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蘆芻使人視之果然。〔論衡書虛〕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闔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夭死。〔續博物志七〕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列子天瑞〕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



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黃帝〕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

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旣而狎侮。欺詒。攬捩挨枕。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骹骨無礪。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旣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

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列子黃帝〕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讜。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莊子外篇達生〕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列子黃帝〕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一本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

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列子黃帝〕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禬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槲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列子黃帝〕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

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

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身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

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列子仲尼〕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人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乎。子弗知也。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



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韓非子說林上〕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本作已。從宋本改。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列子湯問〕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金樓子立言上〕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鬪。一兒曰。我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如探湯。此非遠者涼。近者熱邪。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而大。

〔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

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說苑雜言〕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尙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列子說符〕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

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論〕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者也。一本無者字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莊子內篇人間世〕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

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

明本無所行二字。

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嚮若往而殆刑耳。

明本作若殆往而行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

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

以仁義繩墨之言。銜

明本作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

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

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

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

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

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

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

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明本作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

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

無在萬物之首五字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

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

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

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以是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

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

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

斲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

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莊子內篇德

充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明本作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

也。常和人而已矣。明本無人字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稊明本作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明本作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



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莊子內篇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

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蹙。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明本無處字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己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己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崔本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淮南子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化。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

〔莊子外篇天地〕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一理。留作成。思獫狁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莊子外篇天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莊子外篇天運〕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柑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

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莊子外篇天運〕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君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蠮蠹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



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惡，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論衡龍虛〕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論衡知實〕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莊子外篇至樂〕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

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鰻。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莊子外篇達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莊子外篇山木〕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翮翮狷狷。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莊子外篇山木〕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益於前。其愛益加進。〔莊子外篇田子方〕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

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也。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

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而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淮南子齊俗訓〕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論衡自然〕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致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於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

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明本作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外篇田子方〕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

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宅，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莊子外篇田子方〕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莊子外篇知北遊〕孔子問於老聃

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不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裘。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莊子外篇知北遊〕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不爲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莊子外篇知北遊〕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狝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莊子雜篇徐無鬼〕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大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莊子雜篇則陽〕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莊子雜篇則陽〕仲尼問於太師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鱣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一本作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莊子雜物外篇〕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莊子雜篇盜跖〕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

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

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千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蹟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殲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如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僂僂。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

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莊子雜篇漁父〕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下。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



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願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身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

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  
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  
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  
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  
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  
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  
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  
哉。子之蚤湛於人僞。明本無  
人字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一作  
過也。若

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莊子雜篇列禦寇〕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汲乎。明本作坡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愛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

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注同。又作訊。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

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

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無。今本〔韓非子內儲說上〕殷之法。刑棄灰

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史記李斯傳正義引作必燔。人。掩

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

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棄灰

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

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故人以爲易。故行之。〔公孫龍子跡府〕楚王張繁弱

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

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

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說苑至公〕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已〕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予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論衡自然〕宋人或刻木爲楮葉。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案列子說符亦有此語。〔御覽六百十六引神仙傳〕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

中華書局  
發行所

孔子集語集解 寓言

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爲復讀之。

二七八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8924B

竹羊 2500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

孔子集語集解

校勘者 葉 慧 曉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廣州 南昌 萬縣  
 南京 宜昌 重慶  
 長沙 漢口 成都  
 北平 開封

一 廣 益 書 局  
 三 益 書 局  
 七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洋裝一冊定價二元  
 (外埠加運費)

